



挥不去的回忆

—— 我的岁月之痕

马兴章 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a Publishing House



抹不去的记忆



上架建议 文学艺术/散文论

ISBN 978-7-80703-844-3



9 787807 038443 >

定价：30.00元

<http://www.bjpb.net>

抹不去的记忆

——我的岁月之痕

马兴章 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抹不去的记忆：我的岁月之痕/马兴章著. —上海：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0703-844-3

I. 抹… II. 马…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475 号

书 名	抹不去的记忆——我的岁月之痕
编 著	马兴章
责任编辑	胡国友
装帧设计	成 兵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上海百家出版社(www.bjph.net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求知印刷厂
开 本	780×1092 1/18
印 张	9
插 页	4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03-844-3/I·134
定 价	30.00 元

自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发端，60年代掀起初澜，直到“文革”期间汇成席卷全国的大潮，并于70年代末落下帷幕，历时二十余年。

大批城市支边青年活跃在边疆的一个个省份并长达整整一代人的时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将来也不可能再有。知青的工作与生活，知青的苦与乐，知青的言与行是一首隽永的诗，是一曲壮丽的歌。

岁月流逝，许多事都已淡忘，不再记得，唯独人生中这段“华彩乐章”却使我永生难忘。回城后，在农场的那些亲身经历，真实的感受，刻骨铭心的回忆，促使我从1993年开始拿起笔陆续写下了这些文章。它是战斗在天山南北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上海知青们的一个缩影。

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但那份遭际、那份磨难却不能从老知青人的记忆中消退，并引发对命运的叹谓，根本上引起的还是对现实的珍惜和对未来的追求。青年时代的挫折和磨难全然成了中年时代的坚强和坚韧，全然成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知识青年们承担起支援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任，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全部洒在了这片热土上，这些是否都化作了生活的丰富积累，化作了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营养，继续滋润着他们，指点着他们的未来呢？

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只要认真如实地记录下自己熟悉的生活，就是一部好作品。因为写作，使我更敏感地体会生活，思考生活。可以说，写这本

散文集,既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思考、对未来的一种梳理,也是对生活的倾诉、人生的记录和生命的释放,为自己打开一扇心灵之窗。

真情与实感、苦涩与沧桑交织在一起。人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只有在生活经历中才能品尝。支边后,我当过农工,干过许多农活,做过文艺宣传队员,做过许多现代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奇怪事情。返沪后,拉过板车,当过公交售票员、广播员、工会干部。过去我体验过孤苦困惑和饥寒交迫的滋味,然而我也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友情和爱情,发现了生活和自然中的真、善、美。它是生命的动力、青春的养料。知识青年到边疆农场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使他们毕生得益,但却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获得的。我自1993年动笔到2007年,边回忆边写作,利用收集积累的数十万字笔记和资料、图片,采用散文、读后感、游记、随笔、影视观感等文体,展现了当年知识青年在农场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以及文体活动、政治运动、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反映了知青的历史背景。它可以唤醒老知青们心底的记忆,并享受记忆。因为记忆是一种力量,温暖而柔韧地构筑起一座桥梁,它带着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依靠记忆的呼唤,跟上时代的步伐,让人获得有益的启迪。

2

编撰一本书就是珍藏一段历史,重温一段历史就是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掀开过去的一页,为的是噩梦不再重现。经历是种财富。只有经历过的,才是刻骨铭心的。一想到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我就很激动,只想忠实记录我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把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我无法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生命中的记忆,它煎熬了我,磨砺了我,也滋养了我,丰富了我。这是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我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中国边疆真实现状的开始。这段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

走进久违的记忆中,那么多意象、灵感在笔尖萦绕,那么多激情、梦想在血管中奔淌!记得在浩瀚的大漠中开荒会战,人声鼎沸,一派灰蒙蒙的“刀光

剑影”的景象,那是垦荒者拓荒的气派。

在上游水库建设工地上,两位战友搀扶着患病的我走完那四十多公里的漫长返场路程,触发我对战友情有了更深领悟。

在灯光通明的连队演出场地里,那手鼓激昂的节奏,热瓦甫翻飞震荡,还有那永不疲倦的冬不拉……记录着“乌兰牧骑”式精神。

在拉着板车通往曹家渡的都市马路上,沉重的脚步和老班长的叮咛时常在耳边回响,它赐予我灵感和热情。

在泰国北部长达 530 米的桂河大桥上,见证着六十余年前日寇无比残忍的战争暴行,那里埋葬着十万战俘的冤魂。大河象征着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战气概和永远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呐喊。

在海拔 3000 米的丽江古城,玉泉水穿街绕巷,山川秀美,胜景如画,尤其是那质朴的人民,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是必然的。它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老师、领导、朋友们都对我选择的这个题材十分看好,纷纷帮我提供素材、资料、图片,出主意、想办法。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团场的郑连长的话:“建议你这部作品要图文并茂,要很好地表现知识青年精神风貌,要与众不同。”公司的一位挚友也对我说:“要挖掘人的内涵,阐释真情实感。”……于是,我一边整理一边修改原有的作品,一边再构思下卷,也陆续收集起关于知青方面的书籍和文学、音乐、影视作品。本书的所有文章曾经在《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公用事业报》、《公交报》、《城市交通报》刊登过。在值班室夜晚的灯光下,在外出考察所住的宾馆里,在车厢、办公室,在等车回家的路上,在节假日的闲暇时光,我都在思考、记录每一点灵感。我不但在上卷记录了那艰苦岁月的典型事例,同时在下卷又反映回沪后在都市生活的艰辛、无奈、拼搏。这是一名归来的知青所走过的足迹。

作为一名归来的上海知青,能够完成这部作品,我要感谢我曾生活、

战斗过的有着广阔肥沃土地的新疆农场,那是一座风光无限的美丽花园,我把雪峰、大漠、渠水、果林、砍土曼、康拜因、拖拉机等等,这片沃土之上所有缭绕着的自然之美、文明之光和想象的意境采集进来,酿成一坛美酒。我尤其要感谢和我一个战壕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同事们,是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是他们那些感天动地的真实故事,给了我启迪和思索。我将继续我的写作。

2008年5月15日

目录

自序

上 篇 大漠放歌

- 01 无畏的拓荒人 3
- 02 挖渠会战 6
- 03 “放水”奇遇 9
- 04 战友情深 12
- 05 采“白金” 14
- 06 地窝子 16
- 07 脱土坯 18
- 08 戈壁打碱 20
- 09 拉柴迷路 24
- 10 饲养场的“决斗” 27
- 11 甜蜜的季节 29
- 12 输血 31
- 13 农工婚礼杂忆 33
- 14 夜寻 35

目录

- 15 画毛主席像 38
- 16 “吃”在知青部落 40
- 17 难忘那段文艺生活 43
- 18 我演“何是非” 46
- 19 播撒文明的种子 48
- 20 冬夜看《追捕》 50
- 21 养家兔 52
- 22 大漠鱼趣 54
- 23 “蓓蒂”在天国 56

下 篇 岁月余韵

- 24 一张陈旧的“借调单” 61
- 25 “脚夫”在成长 62
- 26 二十一年搬了六次家 65
- 27 工会是所大学校 68
- 28 一首难忘的歌 73

目录

- 29 安全标兵邹大喜 75
- 30 陈至立同志握过我的手 78
- 31 弄潮儿的赤诚 80
- 32 “旁听”朱镕基市长开会 82
- 33 革命的“骆驼” 84
- 34 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86
- 35 颤动的心弦 89
- 36 《西部轶事》研讨会 91
- 37 新秀 96
- 38 长明的值班室灯光 97
- 39 留给后代的誓言 98
- 40 感动 99
- 41 无奈的“同考” 101
- 42 别了，“小白棍” 103
- 43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105
- 44 大气的《同一首歌》 107
- 45 听蔡琴的歌 109

目录

- 46 儿在三林舞龙队 111
- 47 难得的年味儿 113
- 48 “思源思进”的小厂 115
- 49 忆名镇朱家角 117
- 50 西部掠影 120
- 51 马来半岛散记 123
- 52 河内印象 127
- 53 泰国拾零 129
- 54 白骨堆积的大桥 131
- 55 感悟丽江 133
- 56 伊犁河畔的“集体”婚礼 135
- 57 有趣的云南“十八怪” 137
- 58 开个“家庭音像欣赏会” 139
- 59 爱犬妞妞 140
- 60 由那棵古樟树所想到的 142
- 61 退休真好 144
- 后记 146

ShangPian
DaMoFangGe


上
篇

大

漠

放

歌



当甘泉从荒漠中流出，
当雪莲在冰雪中开放，劫数
中必有生命的昂扬和坚强，
苦难中必有生命的灿烂和
美丽。

——题记





抹

不

去

的

记

忆

无畏的拓荒人



▲ 开荒造田变绿洲

到新疆军垦农场的第一年冬天,连队里的五百多名职工(包括刚到的上海知青)参加了热火朝天的开荒会战。那天清晨,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带着行李及劳动工具,徒步两公里,赶到了开荒工地。

连队原有七八个条田(由水渠、林带、道路、农田等组成),大的有两千多亩,小的也有千把亩,都是20世纪50年代垦荒者开发出来的。随着农场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团部要求陆续将连队边缘的荒漠开垦出来,扩大播种面积。作为第一次来疆参加建设的上海知青来说,并不知道眼前有些什么在等待我们。可到了开荒工地,我们都傻眼了。这是一片戈壁荒漠,大部分由干枯的原始林木覆盖着,在风沙袭击、极端干旱贫瘠、严重盐碱与严寒酷暑等恶劣环境下,除了少量的胡杨树、红柳、骆驼刺草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了。灰白色的荒原上矗立着部分还活着的胡杨树,遍地尽是白色的干枯的树干和红柳、骆驼刺草丛,沙包一个接着一个,脚踩在厚厚的碱壳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喀嚓作响。连长告诉我们要在这里开荒三个月,拿下这个条田。



开荒造田先要把地面上(包括地下的)所有干枯的、活的胡杨、红柳等清除干净,这叫打荒。打下的树枝红柳等收集成一堆堆的,叫堆荒。用两根椽子从下面一插,一般由女同志两人抬走,叫抬荒。抬到条田边上的林带处堆起来,有三米多高,作为连队伙房烧柴之用。曾记得一次,有一知青在此处烤火,因风引燃了长达四百多米的林带区且烧个精光,被记大过处分。团里明令严禁烧荒,因为这样会加重土地的碱化程度。在开荒中,常有活的胡杨树或树桩需要挖掉搬走,一般都由男同志干,一人一天挖一棵。胡杨,又名梧桐,是一种古老的落叶乔木,据考已有六千五百万年历史。维吾尔语称其为“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胡杨的根系十分发达,主根可深入土中一二十米吸收水分,所以它有惊人的抗干旱、御风沙、耐盐碱的能力,在新疆沙漠地带,都有它的踪迹。挖倒胡杨要在它周围挖一个一米多深的坑(如遇两三人合抱的大树,坑就挖得更深更大)用坎土曼掏尽根系上的附土,露出主干和支干(支干就有胳膊粗),用十字镐一一砍断,小树可摇倒,大树要用拖拉机绑上钢索拉倒拖走。这是项十分危险而又艰辛的工作。有的干枯的树干,中间已空,老职工叫它“树筒子”。我们学着老职工的样,常把烧红的木炭放过去引燃烤火,可烧一天一夜,往往第二天早上去看,树干还在烧



▲ 风餐露宿

呢! 有一知青早上进入荒地,一脚踩进一炭火坑,半节腿被烧伤。因为他不知道燃后的木炭形成坑表面一层厚厚的白色的灰,可下面还是有火红的燃炭,终于发生了这起事故。虽然连里明令禁止烧荒,但当时为了御寒我们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打荒后接着就是平地,以利灌溉。平地是把高低不平的沙丘,或肩挑人扛,或用独轮小车推,遇到大沙丘还要动用推土机进行平整土地,当时常采用“人海战术”,就像大寨人治坡那样,上百人围攻一



个沙丘，人声鼎沸，来回穿梭，加上灰土大，又有烟，远看灰蒙蒙的一片，如同刀光剑影的古战场。

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知青们的脸都瘦了一圈，衣裤鞋袜都被树枝挂破，已是疲惫至极，但还坚持着。那时由于荒地距离连部较远，每天的早、中饭是由伙房送饭。冬天零下二十多度，送来的苞谷馍（当时很少有白面馒头）已冻成冰疙瘩，吃饭时大家围坐在火堆旁扒开炭火，把冻馍一个个塞进炭火去烘烤，大盆菜（大都是白菜、土豆等）放在炭堆上烧开，到时，掏出烤馍，拍尽沙子、炭灰，没筷子就找根红柳枝，刮去皮杈当筷子用，就着菜，狼吞虎咽地吃开了。如遇到大风天，黄沙滚滚，饭菜上可尽是“胡椒面”了。戈壁滩上多风，由于荒原植被稀少，大风把地表浮沙扬起长驱直入。一天劳动下来，连鼻涕、吐痰都是黄色的。在荒地里劳动最怕的还是男女知青大小便，听老职工讲荒地里有一种爬虫叫“羊瘪子”，如苍蝇大小，灰色，扁扁的肚子，专吸血。常叮在羊身上吸附着，被叮后容易得“出血热”病。所以在荒地大小便要时刻提防此虫爬上身体。我曾被叮过，它吃饱血的肚子像个小血包，要慢慢地拔出它的吸管（长长的口）把它揪死，真把人折腾得够呛。在长期的边疆生活中，至今人们听到“羊瘪子”仍是谈虎色变。

经过修水渠，打田埂、造林带、道路，再放水压碱三四遍，达到墒度，条田就可播种了。经过垦荒出来的条田，因为有枯枝烂叶等腐殖质，土质较肥，亩产可达三四百斤。但农场地多，不可能每年都施肥，少量的有机肥料全都施到菜田、果园里。几年下来大田里的肥力逐渐减少，亩产下降。记得我们曾试种过上海知青喜欢吃的血糯米，地里稀稀拉拉，亩产只有18斤，还不够种子钱。那时农场主要还是依靠“广种薄收”来维持产量。

艰苦的岁月让人难以忘却，回城后我时时关注着农场的变迁与发展。最近我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幸福城里幸福多》，描写的就是我们团场的上海知青在那里战天斗地的经历及近年变化，看后感慨万千！那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因为那里有我的青春，我的奉献。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再回去看看，一定。

（1997年1月4日）